

男旦形成自有路。既然舞台需要(过)这一条路,就不能不满足观众。于是,只能科班自己做主,实行必须而又特殊的培养,培养成果得以“自给自足”。在男性社会中,男旦之培养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偏饭”,相反,只能吃“剩饭”,处“下风”。三出夫妻“对儿戏”:《桑园会》、《汾河湾》与《武家坡》,剧情近似,但都能使男旦开启自主塑造人物的自由。

到梅兰芳,始与老生分庭抗礼,且更受观众欢迎。角色可以是贫贱的,但心理高尚而委婉,都能得到观众的尊敬。梅兰芳排演了不少这样的剧目。

一解放,新政权培养演员新办法,京剧开始女演女,越剧开始男演男。政府做决定,演员没二话。这样一来,那种自由塑造人物的自由没有了。京剧再没有男旦自由塑造女性的自由。

在社会加紧阶级斗争的宣传后,剧目越发紧缩和呆板,剧目中的女主角越来越近似江水英:没有

男旦之路

徐城北

荷兰风趣

王家林

荷兰风车

非花模样又如花,叶瓣摩天绽异葩。八面来风借力,一溪清冽润桑麻。

荷兰鞋鞋

足履尖尖翘嘴巴,临深履薄踏冰渣。莫愁堤岸高三尺,垫地一分补落差。

荷兰奶牛

清早起来啃嫩芜,反刍深夜酿香醪。欲知鲜汁流何处,背上明白路径图。

一个阴冷的雨天,妹妹因为工作上的事走不开,安妮的家长便由我这个姨妈临时代劳。通知是一周前接到的,说是三方家长会,对于临时来新西兰观光的我也算是“深度游”了。

到了学校才明白,三方家长会其实就是学生、家长、老师一起开的家长会,不同于我们国内背着学生的那种模式。

安妮领着我首先去拜见教授她英文的汉娜老师,一位讲话语音清晰舒缓,表情和蔼可亲的女士。汉娜三十有余,金发碧眼,看人的眼神真诚又温和,似乎总是在洞察你的心灵,生怕我这个外国人对她所说的话有什么不解。汉娜告诉我,安妮已经谈到英语学习的 Stage 3 水平。怕我不明白,她还拿出一个厚厚的夹子,里面有他们对本国学生很详细的要求,以及一些对于在新西兰学习的外国学生的测试资料。汉娜搂着安妮的肩膀兴奋地说,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安妮的英语水平提高得让人难以置信。安妮的 Stage 3 就是外国留学生的语言最高水平。不知是汉娜的溢美之词过多还是我自己又犯了审美疲劳的毛病,边听边想,虽说国内的“批斗会”有些过分,但外国的家长会,老师也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啊。不知是我复杂的心理活动不小心放到了脸上还是汉娜早有所备,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便全部被她中肯的建议所取代:“唯一要提高的是词汇积累与掌握。”她同时向我递过来一份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看来老师是有备而来。在提出一切建议和指导的时候,汉娜总不会忘记安妮的存在,她特别告诉安妮,若是觉得背单词枯燥,网上有很多提高英语词汇、语法水平的游戏,可以边

丈夫与家庭。同时形成的社会风气——男性就应该雄壮着演男人,为什么偏要扭捏着扮演女人呢,那肯定是不正经,梨园不也确实有过若干不正经的事。局势越来越不利于男旦,主流观众嫉恨起男旦那些人,而沒有仔细研究男旦是怎么唱戏的——这恰恰是时代最大的可悲。于是,梨园内外便认定男旦为人也都不正经,从骨子裡就如是,就不应该鼓励与提倡。因此男旦之路天经地义就应该堵死。这观念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文革”是打击男旦最厉害最彻底的时期。

解放初期两条培养方法并存,二者相比较:坤旦天然像,容易满足一般的审美需求。而男旦容易达到京剧不是自然主义的功夫,且艺术青春又长,后者应该占上风。但“文革”之来突然打断了正常的竞赛。

“文革”以疾风之势摧垮男旦在历史上的优势。有书记载:张君秋、赵荣琛、梅葆

男旦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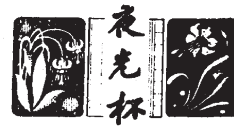
徐城北



百道清泉 (国画) 沈舜安

玩边学。汉娜专业和优雅举止不禁让我重新环顾了一下我身处的教室,比起女儿在国内学校的教学设备,这里的现代化程度可谓相形见绌,让我不禁想起中国的那句古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第二个会见的是安妮的班主任老师 Mr. Button。他上周生病了,听说是被虫咬了。我见面先问他病情是否有所缓解,他说那真是非常疼痛的病,腿肿得很厉害。在感谢我表达的慰问之后,Mr. Button 马上言归正传。他首先让安妮讲述了自己的学习目标,并示意安妮合上写好的文字,鼓励她脱稿讲。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来新西兰才只有短短一年,安妮居然能非常清楚地讲述。Mr. Button 说:“你看,这就是现在的安妮!”在他看来,安妮已达到了学习英语的巅峰,和老师眉飞色舞的赞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敢打赌,Mr. Button 绝不会明白我们中国式家长心中的巅峰是什么样子。和汉娜不同,Mr. Button 对我看不上他那个 Hill 的眼神丝毫不理会,兴致勃勃地问我:“你知道安妮取得好成绩的根源是什么?”看着我不解的神情,他说得更加起劲:“安妮善与人为伴,喜欢和 Kiwi (新西兰本地孩子) 一起玩、说笑,即使她刚来时,语言还不那么流利,她也不会躲在角落里作可怜状。她大胆地展示自己,勇敢地与同学交流,这就是为什么她能够现在自如地表达自己所思想的原因!”我了解到 Mr. Button 给过的很多帮助,所倾注的心力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 Mr. Button 的交谈中,意外而遗憾地得知汉娜老师很快就要去韩国首尔教书并举家搬迁。这过去的一年间,像他们这样的老师给安妮带来的不仅是学习上的成就感,更是给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安妮那种亲切的归属感。



夜光杯

致三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同是黑帮分子,单独把他仁关在一间小黑屋里。本身就“别扭”。如果他们被解放出来,在大的场合去正大光明教导女青年,今天也仍然不无别扭。社会风气是更大的压迫,这个背景不容易变更。梅兰芳所处的时代不同,男旦毋庸置疑。真有怀疑,那是观众你自己的问题。梅兰芳怎么演都是好,问题是你如何理解这种好。有各种书籍、电影、理论,都在强化这一宣传。

今天不同,一切依照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去灌输。年轻人喜欢电影电视,这方面处在最强的方面,戏曲则处于劣势。更有新的文艺形式,如李玉刚为什么能走红?这是个确实值得深想的问题。他曾想拜师梅门,但不得其门而入。于是索性走了其他的路(是歌、舞又非传统的歌、舞)。反正不是戏,尤其不是京剧中的梅派!这样,虽然

南方的取暖最近成为一个很热话题,其实搁中国大版图上,这南方特指长江流域。古为百越之地的岭南人眼里,江南河南湖南,统统应该算作北佬,很显然,真正的南方并不需要考虑这个。

寒冬一到,长江流域的百姓冻得哇哇直叫。江南的冬天比北国更难熬是基本事实,浙人到京城去打拼,挣点小钱,捞个一官半职,再也不愿意回老家受冻。我祖父就是在我这把年纪进京的,在此后四十年,老人家一直怀念江南,牵挂藕与莼菜,忘不了江南新茶,想吃阳澄湖大闸蟹,可是这怀念,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怀念,他很快就忘本了,意识到自己不会再回江南,原因太简单,冬天没暖气,这真的受不了。

江南的冬天因为潮湿,感觉上更冷,更像旧社会。不过冷从来都是一种比较,看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小时候,每到冬天,我们家都要安装炉子,刚开始请别人,后来就自己动

曾不得门而入,到今天自成一门(派)左右横扫,自由潇洒,反倒是极大的成功了。加之有人“说项”,他与梅派梅家的关系反倒近了。他反正是歌是舞,怎么都行,已有那么一大批粉丝捧场,怎么搞怎么“有”,并且与电视台紧密结合,就不能不成功了。当然,他更进一步也难,因为没有“更进一步”的法则。与其他真正的京剧男旦弟子(如胡文阁)对比,只能说各有千秋也各有难处吧。试想胡文阁在团里的处境。没有固定琴师,与师傅(团长)的关系,演戏场次的获得,如何走上社会,如何走进票房,都没有李玉刚来得自由。

京剧一招一式,一钉一铆,一丝一毫都不能错。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定了多少是多少。而李玉刚的歌、舞,甚至包括服装——40 万一件的舞裙,从与设计者的谈话介入,还有与他比大 8 岁的女友一起做节目,都非常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他谈话天马行空,还自由得很,也准确得很,不该涉及的绝对不涉及。不主动提出学说与学派的痕迹,不给自己也不给别人定性。

对梨园圈固守着学习男旦的青年,学流派的京剧实在太难。你不是圈中人,很难真进入深处。京剧流派从某种角度的确是老朽了,年轻的人及做法往往不容易进来,而且要和里边融汇一体,恐怕是难。过去有家族在,这种存在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切迎刃而解。

梅兰芳那个时期的中国的承认,而形形色色的李玉刚可能有无数个。咱们说不清现在的社会需求与矛盾,也许将来李玉刚发展好了,在一个梅兰芳之后,又出现一个李玉刚的各种状况!说不定的!从目前看,李玉刚的状态极好,梅兰芳使用的方法他使用了,并且得到成功,他为人谨慎,身后又有高人辅助,自然越来越好。“见九爷有戏,拜九爷没必要。”不见胡文阁乎?男旦之路半通半闭,不好说,处在半歌半戏的状态就自由,一真进入戏,就麻烦,就有说不清的麻烦。所以,这篇文章题目如改为《李玉刚心目中的梅兰芳光环》,那就是另一篇文章了。

印在了刚要来的公函封上,并记上孙女出生时的身高、重量和时间,在国妇婴的所在邮局寄出了我孙女的第一个纪念封。此后,在满月、双满月、每一个百日和每一周岁时都制作了几枚纪念封和纪念明信片,每一枚上都有在这一个时刻不同的生活照和简单的文字记载,在每一周岁的纪念封、片上都盖有心形的祝愿生日快乐纪念章,每枚封、片都在该封、片上照

我为孙女编邮集

钱存之

相的原地寄出。除此外,在我孙女成长中一些值得纪念的时刻和事情也都自制邮品留下了痕迹。如在断奶、爬行、站立行走、开始说话、抛掉尿布自主大小便和会背唐诗、会念数时,也都和以上一样制作了相应的邮品。又如:孙女随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第一次坐高铁去奶奶南京老家探望;之后,第一次她随全家坐飞机赴港澳旅游等也都制作了邮品。我的孙女诞生于中国 2010 上海世博会举办期内,是个标准的“世博娃”,因此我为她通过邮政制作了多版不同式样的世博个性化邮票。票、封、片、简、戳齐全,一部只有制作开始日,没有完成日的我的孙女的邮集就这样诞生了。目前,已有三框,预计在她上小学前可达五框或更多。

有了邮集,就要充分发挥其作

南方的取暖

叶兆言

手。房间里有现成的烟道,用铁皮烟囱连接,天暖和了再拆除,记得放些旧报纸吸湿,这样可以多用一年,烟囱很容易生锈。

1975 年我进工厂当工人,冬天来了,大家都生炉子,现在想想,真的很奢侈。炉子自己做,煤也自己去拉,反正厂里总是有铁皮,总是有用不完的煤。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生炉子,整个厂区立刻烟雾缭绕,男男女女一边往炉子里扔木块加煤,一边打情骂俏。暗恋的小伙子偷眼望心中姑娘,美丽的年轻女工被烟雾熏得眼泪汪汪。

炉子不能与暖气相媲美,然而有炉子,冬天也就不再是冬天。有炉子,就有了围炉而坐的场面,人与人之间关系陡然走近许多。那年头的空

人都说我是一个孝子,但我清楚我不是一个孝子。对待老人,钱可以多给,好吃好喝可以多买;但是“色难”。色难二字是前贤的总结,意思是要我们和颜悦色、始终如一地与长辈说话,太难。

去年春节过后,母亲身体日衰一日,再也没有气力独自下楼、上街转悠了。所以我们一下班,都是尽快赶回家,陪她。来了客人聊天时,母亲就坐在跟前,倾听,间或插话。她从不坐沙发,而是永远坐在小矮凳上,姿态低微,以此敬重来客。只是她的插话让人哭笑不得,类似提审犯人,诸如“你叫什么名字”,“你干什么事(什么)工作”,“你有几个娃”。有时则点评电视新闻,“南方水灾又死了好多人”,“美国很怪,各过各的日子嘛,为什么事到处打别人”……人老是寂寞,逢人就想多说话。

来我家的客人,多半是文艺家,所谓性情中人,放纵口舌,不拘俗礼。一听我说了什么出格(实为幽默)的话,母亲马上批评道:“你咋老说二杆子话呢!”与友闲谈时,我喜欢斜倚沙发,或者脱掉袜子,光脚丫搭上茶几,嘴巴放言,趾头错动。每见此景,母亲必定连续目我,意在我“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我假装不明白。母亲见她的“目语”不起作用,索性当着客人面,要我收回脚、穿上鞋袜,沙发上坐端正坐直。

“妈,你以后不要砸我的面子!”客人走后,我很生气。“你儿子五十多岁了,走州过县、吃香喝辣,啥事不懂,还要你如此教育么?!”

“你就是不懂。”母亲低声说道,“书念狗肚里了。”

“你以后少管我!”我几近于吼叫了。

我如今最悔恨的是对母亲的吼叫。没有机会弥补了,因为母亲在去年的 7 月已离世。回想起来,我从未见过母亲坐着跷腿,从未听见母亲说过半句粗话骂人。对此判断,妻子儿子佐证道:就是,就是。

用。在孙女七八个月的时候,尽管她还什么都不懂,但我仍经常抱着她,看着这一片片的邮品,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述着这邮品上属于她自己的一个个故事。功夫不负有心人,日积月累,我孙女逐渐开始对她自己的邮集产生了兴趣和感情。在将近一周岁的时候起,看到我就会手指着这邮集稚声稚气地说:“爷爷,宝宝看,爷爷讲。”每当我听到这还不成句的话时,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随着孙女一天天的长大,她面对邮集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总是是一个耐心地解答,当她慢慢似懂非懂地了解到这邮品之间的关系的时,最近,她终于说出了“爷爷集邮,宝宝慢慢叫也要集”。这时,我兴奋极了,我想无论今后的发展如何,至少今天我收到了效果。同时,我感到集邮和任何事情一样,只要用心去做,用情去寻找其中的快乐,集邮也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效和快乐。

我为孙女组编的这部邮集,虽然和国际集邮联合会邮展规则相差甚远,不登大雅之堂,难以在各级邮展中参展,但却是我全家人最喜欢最爱看的一部邮集。在我家几辈人的眼中,这部邮集评价高于我编组过的任何一部邮集。

从小喜欢集邮,并将集邮与读书结合起来,明请看本栏。

集邮之乐

气也不是那么容易污染,家家都有自己的防冻招数,热水袋,汤婆子,棉袄棉裤棉鞋棉手套,戴那种又厚又重的军队棉帽。当时的人一个个很纯朴,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天寒地冻既然老天爷安排,那就忍着吧。

日常生活中,常听到有人在喊饿死了,热死了,冷死了,都不过说说而已,人的抵抗能力匪夷所思。那时候的人不会费劲去想,为什么北方人有暖气,我们偏要受冻。为什么取暖以淮河为界,不以气温为标准。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岁月,人们只跟身边人比较,大家的注意力微不足道,工资都很低,永远维持在低俗的平等上,你我拿的钱差不多就行。

不管怎么说,南方的取暖能成为话题是件好事,它至少说明时代不一样,诉求也会不一样。人可以忍,也可以不忍,毕竟想过一样的好日子,这是最基本权利。

母仪风范

方英文